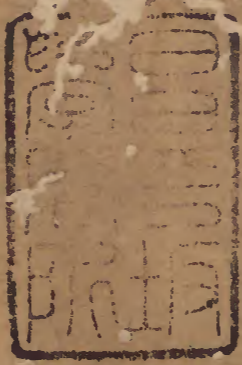


讀書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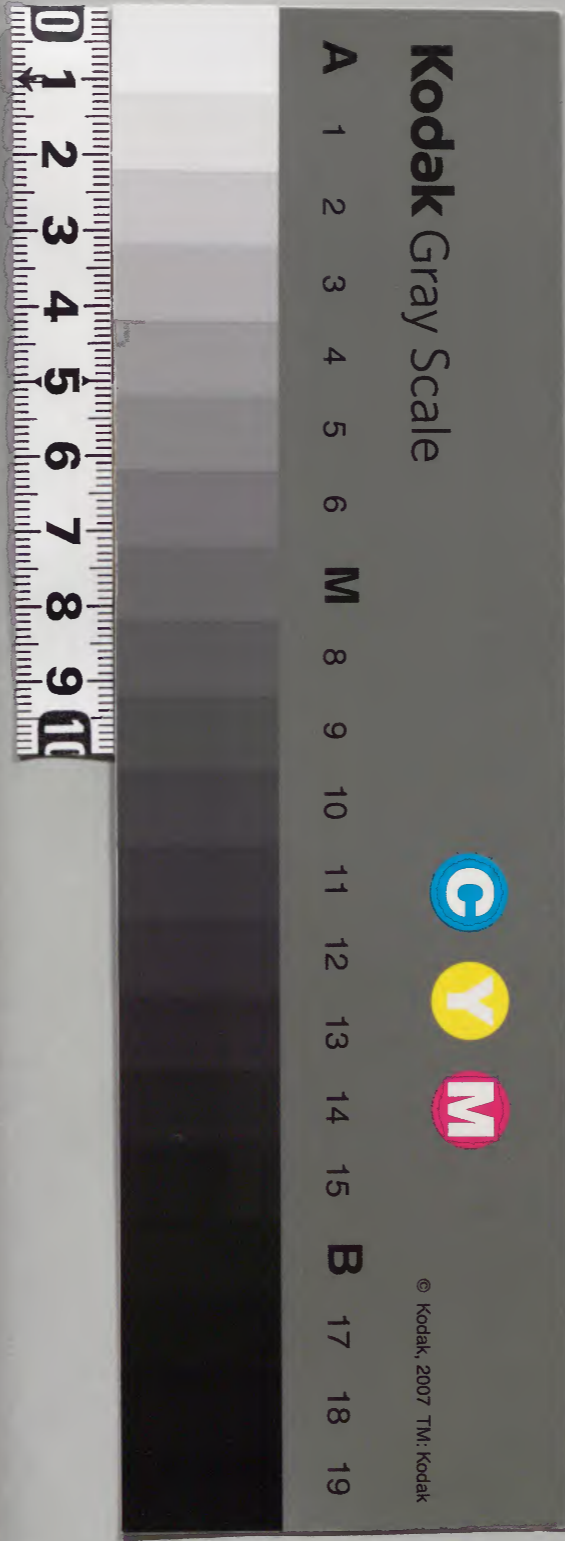
三三五



			九四九	漢書
		七六一		
七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九	九	漢
函		七	四	書
一	七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49	
冊數	7 ( 6 )		
函號	299	60	



讀書續錄卷之三

楊龜山曰

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此言當深玩  
大莫大於道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

所者難為言

物格是知逐物各為一理知至是知萬

物萬通為一理

知至乃知性知天也

心靜不存則放逸動不察則差錯

應更差錯由心不專一

太極者至極之理也誠而已矣性而已矣自



淺草文庫

有之私皆足為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為善所  
累自有其能便為能所累自有其貴便為貴  
所累自有其富便為富所累凡自有者皆足  
為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无一毫之私  
累真與太虛同體也

凡有挾者必自小如挾賢挾能挾富挾貴是  
也

因讀論論漆雕開吾斯之言斯指此理而理  
即性也天下萬理不出於一性知性則可以  
悟道

太極是元亨利貞渾然未分之理纔動而生  
陽是元亨利貞之通靜而生陰是利貞誠之復  
一動一靜天命流行分陰分陽兩儀立要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元亨利貞分五性  
五行各一太極也性氣妙合生男生女男女  
各具五性男女各一太極也形交氣感化生  
萬物萬物各具五性萬物各一太極也  
性外无一理

言忠信是於此理所存所發无不實行篤敬  
是於此理厚而用力无敢輕參前倚衡是於

忠信篤敬念之不忘夫如是則天理常存无往而不可行矣

鸛飛必戾天魚躍必於淵即率性之謂道也孟子言志至要氣次要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氣既欲內持其志又欲外无暴其氣内外本末交相培養此養氣之法下文又言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蓋知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又在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勿忘勿助長則浩然之氣自生矣曰持其志无暴其氣曰知言曰集義曰勿忘

曰勿助長皆養氣之法其序則先知言而後能持志集義若勿暴其氣勿忘助長皆養氣之節制

鸛飛戾天魚躍于淵是鸛魚率其性之道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夫必義婦必從兄必友弟必敬以至語默動靜必合其則萬物之各循其理是人物率其性之道活潑潑地於是可見

鸛飛戾天魚躍于淵是隨處充滿无少欠缺之意

活潑潑地是元亨利貞之流行

活潑潑地就天地萬物萬彙上皆可見

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易而三極之道同一太極也

活潑潑地皆天機之自然

太極乃未分之五性五性乃已分之太極天下之萬善皆自此出

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變易者易也其所以變易者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

伏羲畫奇耦以象陰陽本於天地陰陽自然

之數周子太極圖園子只是以意取象而已

語言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志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節則不明故

當時時靜定其心不為動蕩所昏可也盡仁

義禮知之道於心謂之忠推是道於人謂之

恕

聖人於是道不待盡已推已自然體无不之

用无不行學者必盡已之忠而道之體斯立

推已之恕而道之用斯行故曰忠恕違道不

遠

三才各一太極又格是一太極如天有元亨利貞地亦有元亨利貞人有仁義禮智即元亨利貞分而言之為天地人之三極合而言之統一太極也

陽卦多陰如震坎艮皆陽卦皆一陽而二陰陰卦多陽如巽離兌皆陰卦皆二陽而一陰易由一奇一偶至於無窮以此見造化只一陰一陽而无所不包

孟子之知言即大學之物格知至也孟子之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盡心即知至也

道義二字道是統仁義禮知而言義是道之一事只為仁義禮知行之合宜處至大是氣之盛大而無外至剛是氣之流行而無間

朱子曰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既曰天理則仁義禮知皆道也義則人心裁制是道使合宜耳

既言道義下文又止言集義蓋彙復合宜即道之合宜也

五行之氣只是陰陽二氣而陰陽二氣又只

是一氣分動靜耳

太極動靜循環无端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朱子曰精粗本末无彼此也是理氣未嘗有  
間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此天體物  
而不遺也

天體无外心體无外道體无外

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  
人為仁之意

正義是太極之體立中仁是太極之用行  
者合中正仁義而言性之謂也復是太極之

體之誠性命一理也天命即太極性即太

不根道理之書與文皆无用之冗物如梁元

帝之徒雖好文著書動輒數千百卷皆不根

道理何救於亂亡

簡默凝重以持已

自修篤敬所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一言不可妄發一息不可妄動

日間時時刻刻紧紧於自己身心上存察用

力不可一毫懈怠

以象占觀易得其本義矣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此指八卦形體之象非指象乾象坤之象也

讀聖賢之書句句字字見有的實用處方為實學若徒取以為口耳文詞之資非實學也

柳子晉文公問守原議胡不讀陰陽文錯而實理流行故曰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

易者陰陽之氣交錯往來是也而性命之理實具於氣之中故曰易為性命之源道理不出性情二字

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中庸實兼中和之義是則中和者理之體用也即性情无時而不得其正則中无不在矣

萬物各具一理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格物致知物物各有一性窮物之性而極其知則物格知至矣

窮理即知性也蓋性即理也故窮理即知性也



楊龜山論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是天下之理  
莫過於性

人一身皆動惟背不動故止取背意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朱子亦  
以良其背一句是主下三句是效驗蓋謂止  
得其所止則靜而不獲其身動而行其庭不  
見其人以其所止者皆天理之當然故動靜  
不知有人有己

不獲其身不見其所止者渾是天理故能  
如此

人之一身四肢百體皆有當止之則得其止  
則安失其止則危

人倫之當止者如君止於仁父止於慈臣止  
於敬子止於孝之類推之萬物皆有當  
止之則必各得其所止則天理得矣元極太  
極陰陽五行四時男女萬物渾然一理而无  
間隔一以貫之

太極圖陰陽之能動能靜者即是鬼神故張  
子曰二氣之良能也

鬼神是合太極陰陽而言

天地萬物无一物无陰陽故鬼神體物而不可遺

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皆就天上說其名雖殊其理則一大哉乾元元即元亨誠之通乃太極之動也各正性命即利貞誠之復乃太極之靜也鬼神即陰陽屈伸往來充滿天地貫徹古今无物不有无時不然此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君子得其理為樂小人得其欲為樂  
渾然一致流行不息皆鬼神之理

自人之一身呼吸動靜以至天地萬物之消息始終皆陰陽屈伸往來之所為此鬼神物體而不可遺之實也

小人以隱惡為可以欺人殊不知有昭昭不可欺者此心是也

人心惟危危是欲墮來墮之間不知察其幾而以道心制之則遂墮於人欲流而入於禽獸矣

乘跖之分。造端於善利之間。充越於天壤之  
異。小人所知者。不過耳目百體嗜好之私。迷  
溺其中。終身不覺也。

鬼神屈伸往來之理。於先天圖見之。  
天有元亨利貞。地順承天施。亦有元亨利貞。  
人稟受天賦。亦有仁義禮智。是天地人同一  
性命之理。三才各一太極。又同一太極也。太  
極者何。即性命之統名與。  
不以利交。則无咎。

不惑是於五常。百行萬物萬彙之理。了然於

心无一毫之疑惑也。知天命是知天之元亨  
利貞。流行賦於人為仁義禮智信。乃五性所  
出之原也。分而言之。則在天為天命。在人為  
五性。合而言之。則性命之理一而已矣。  
流行對峙之易。開眼即見於天地之間。  
聖人之志。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指  
此理而言。但所進有淺深之序耳。  
性即理也。循天理即率性也。  
萬彙敬則吉。怠則凶。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

治亂之原皆原於敬怠故唐虞君臣懇懇言敬而不已三代聖人亦然

書曰无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源也

書言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无過於此為聖為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无所不載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危懼則得安平慢易則必傾覆易之教也易以中正為吉故處夏貴乎中正

雖未發之不偏不倚而實為已發无過不及之本體故曰未發不是先雖已發无過不及而實未發不偏不倚本體之所為故曰已發不是後萬物各具一物物各具一太極也性萬物同出於一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未應物時心體只是至虛至明不可先有忿悵恐懼好樂憂患在心夏至應之之際當忿悵而忿悵當恐懼好樂憂患而恐懼好樂憂患使皆中節无過不及之差及應夏之後心體依舊至虛至明不留前四者一夏於心故

心體至虛至明寂然不動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心之應物各得其當者感而遂通即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心之寂即利貞誠之復心之感即元亨誠之通一感一寂動靜循環无端心之體用其妙如此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

早間又多問人一夏為失言

聖賢循天理而天理即仁義禮智之性也小人循人欲而人欲即耳目口鼻而體嗜好之

私也

舉天下之物皆不及道之貴是何也以出於天而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也知道之大其尊无對則知衆物之小矣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只八箇字包括盡天地萬物之理其旨深矣

物格是逐物逐及上窮至其理知至是萬物萬及上心通其理格物猶是物各為一理知至則知萬物為一理

暗於及幾而妄為取咎之道也

識最先作。及次之。  
歷夏之久，尚不知幾。要得為知。  
一以貫之一，是性貫之。是一性貫乎萬夏也。  
五性未分，渾然一理。及泛應萬夏，莫非此理。  
之用。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夫子之一理，渾然是性。泛應曲當，亦只是性。  
發而為中節之情，體用之謂也。  
萬夏萬物之理，吾心之體用，无不該。故曰吾  
道一以貫之。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應曲當。

用各不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智，  
長幼之禮，朋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  
萬端之不同，皆原於一性。一性又散為萬善，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統一性之體用耳。天下  
豈有性外之物哉。  
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夏。  
時與勢於卦爻見之。  
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  
當主靜物來應之。  
寂而感，感而寂，動靜循環，人心之妙也。

寂感以心言中和以性情言心統性情也  
和順於道德是於天理默契其體无所非  
理於義是於天理隨順之各有條理  
以性情言之仁義禮知其體也惻隱辭讓羞  
惡是非用也周子以義知為靜是以體言以  
仁禮為動是以用言其說自元亨利貞來元  
亨誠之通非仁禮為動為用乎利貞誠之復  
非義知為靜為體乎  
舉止不可不慎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仁  
義中正皆自元亨利貞而來太極者其性命

之謂與

合萬理而名之曰太極性命是也

誠意之要在乎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處以禁  
止其苟且自欺之意而凡心之所發如曰好  
善則必由中及外无一善所好之不實也如  
曰惡則必由中及外无一惡所惡之不實也  
太極即性命非性命之外別有太極也  
學貫天人於太極圖見之  
知至而意未誠是明善未能誠身也未能誠

則所明者不能實有諸己矣

學要識格會處即性是也天下萬理一性字  
包括之深矣哉

用工夫未至純熟此吾之日省之不及也

今早讀書得一性字

卦變只換一爻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雖  
細復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况大復乎於方  
快意之時尤當謹蓋理執盛衰相根快意之  
時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細思處復最難

因讀伊川復狀不覺懼生於心因知天下之  
復最難處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君臣朋友皆  
然可不慎哉

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動靜所乘之機也蓋  
太極天命之元亨利貞也元亨利貞之通乘春  
夏動之機利貞誠之復乘秋冬靜之機

朱子曰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  
器也蓋陰陽成形之大者天地即形而下之



器也。天地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

幾善惡。幾之善者，即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也。

誠，无為是仁義禮知信之全體未發者。仁義禮知是誠，分為五性也。是則誠即五性之實，非五性之外別有誠也。

幾之善是道心，幾之惡是人心。流而為人欲，幾之善是天理，幾之惡是人欲。

周子說幾善惡，始於毫釐之間，充越天壤之異，為堯舜皆原於幾之善，為桀紂皆原於幾

之惡。誠者，聖人之本。專指陰陽中太極而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指太極動而生陽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矣。指太極靜而生陰也。純粹至善，又專指太極而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陽動陰靜，道指太極也。繼之善，又指陽之動，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又指陰之靜，誠斯立矣。元亨，誠之通。乃太極之動也。利貞，誠之復。乃太極之靜也。大哉易也。性命之原乎易，即陰陽動靜也。性命即陰陽中太極之理也。陰陽動靜而太極

雖不雜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故曰大哉易也其性命之原乎通書與太極圖相合者如此  
誠上章以造化言誠下章以人道言五行之外无陰陽陰陽之外无太極太極之外無性與天道性天道太極陰陽五行渾然理氣无間也  
大道之要不過无亨利貞之命仁義禮知之性而已  
看了一部中庸得一性字可貫之

中庸兼中和之義取以名篇則中庸一書性情二字貫之

中庸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惟天下至誠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三章皆是仁義禮知之性非止三章一書一性字貫之  
不可有一毫責人之心張子曰无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此言當深體  
治居室當有序而知足不可以欲速盡善累其心

朱子本義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燈下因觀八卦太極圖曰此浩然之氣也凡  
聖賢論內外存養之功皆養浩然之氣也  
動靜語默皆有節不使有太過者皆養浩然  
之氣也  
易有陰陽即浩然之氣也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  
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  
開物成務言以下筮開人使之知吉凶而成  
夏業也

道无往而不在故仕止久速當无往而不謹  
處鄉黨尤宜謹其所為道无往不在故也  
接人皆當以誠意  
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  
稱意之夏不可加喜喜則為外物動矣  
史至朱子綱目而名分明  
理於義即庖丁解牛順其理也  
天地萬物精粗无間皆道也  
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則妄則人之動皆當  
循天理也

敬字自書中說起。孔子解坤六二說敬與義尤詳切。為學之要。无越於此。敬以直內。涵養未發之中。義以方外。省察中節之和。莊子論斲輪之意。信知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在乎人也。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復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復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西銘大旨。即孟子存心養性所以復天之意。太極即孟子所謂性與天也。

太極圖說君子脩之吉。即孟子存心養性之謂也。

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誠其真。與妄耳。竊謂學者日用功夫。无有切於此者。宜深體力行之。

聞外議。只當自脩自省。

凡言天理者。皆性命之謂也。

體用一源。以至微之理言之。如人心未發之時。雖冲漠无朕。而萬彙萬物之用已具。故曰體用一源。顯微无間。以至著之象言之。如人

之一身以至君臣父子萬物萬彙而理无不  
在故曰顯微无間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  
慮不可必得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  
辜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絕之必  
使念念皆出乎仁義禮知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  
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間斷  
也

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之己不可有怨夫尤

人之意

道无處不在故當无處不謹

其曰體用一源者无聲无臭者體也而天地  
萬物之理无不具故曰一源其曰顯微无間  
者天地萬物顯也而无聲无臭之理无不具  
故曰无間蓋體與微皆以理言用與顯皆以  
象言理中有象象中有理初无毫髮之間也  
自天地萬物有形之象觀之而无聲无臭之  
理皆寓其中故曰顯微无間也自无聲无臭  
之理觀之天地萬物之象悉具于中故曰體

用一源也

如太極無聲無臭而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昭然也其所謂體用一源也自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莫不有太極之理所謂顯微無間也

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顯也而莫不各有自然之則所謂微也即顯而微不能外故曰無間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舉目而在

顯者器也微者道也器不離道道不離器故曰無間

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无不具於其中所謂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莫不各有無極太極之理所謂顯微無間也

帝王之治天下德為本政為具刑以輔之書詩稱堯曰克明峻德舜曰玄德禹曰祗德湯曰懋德一德文王純亦不已武王惟皇之極此皆以德言也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

帝王推此理以化天下又建制之政以匡正之如此不從者乃有刑以治之為治本末先後具舉有序此所以天下無不化之民後世未有未盡而專恃政刑之末所以治不古若也與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智中流出所以為聖賢之言所以為王者之道

漢高祖定天下文景尚節儉安民養民之功固大必欲如王者之无私治之教之既庶且富而興於禮義則有間矣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不如三代之純猶砥礪美玉之易別但後人溺於功利之卑而不之察耳為治舍王道即是伯道之卑陋聖賢寧終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時者為是故也

有實理則有物无實理则无物  
滿天地間皆一實理萬古常然不易

顯微无間即夏即物而理存

純則誠雜則偽天地聖人之道誠而已

誠譬之精全无銅鐵之雜全有一分銅鐵之

雜則不精德有一毫人偽之雜則不純矣

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

妄非誠也必合慮語言動作皆出於无妄斯

為誠矣

王道君臣以至誠相與如虞舜臯夔稷契湯

武伊傅周召是也自漢初君臣皆以詐而不

以誠王道降矣

釋塵芥六合然六合无窮安得塵芥之夢幻

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大而不可窮者天也知天大則知道大矣

孟子曰知性知天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

知至矣

宋季以道學為偽元初得諸儒性理之書建

太極書院以尊崇濂洛諸君子是中夏不如

夷狄而治忽之效亦可驗矣

道之行否關乎氣運之盛衰孔孟皆歸之天

而不以尤人理當如此



春秋之時有孔子斯道大明戰國之時有五  
子斯道有寄自秦漢以降世儒以智謀功利  
相高不知道為何物故韓子曰軻之死不得  
其傳程子曰退之必有所見不知所傳者為  
何妄竊謂天命之性道也聖賢明此道行此  
道是以道得其傳不行則天命之性雖  
未嘗不具於人心然人既不明不行則道失  
其傳矣

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違之則亂聖  
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  
周程張朱雖萬世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  
則豈有異哉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中庸其至矣乎  
民鮮久矣

索隱行恠古有此言亦必有此行况後世乎  
程子言所接不雜者三人蓋所學純乎仁義  
礼智之道則不雜或出入乎異端術數世俗  
之學則雜矣

天下之理有正有邪正者仁義礼智聖賢之

學也。邪者，異端權謀術數，非聖賢之學也。謹守正理，不為邪學所惑，則近道矣。

程子曰：純則不貳，不雜不已，則无間斷先後。此言天德也。不貳不雜，則无一毫人欲之私。无間斷先後，則无一息人欲之間。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之後，猶未免有間斷先後。此純亦不已為文王至德也。與嘗自念己學，安敢望聖賢之萬一，但頗識趨向之正，不為異學所惑耳。

知上達天理，由下學人復，則凡復不敢不謹。

造化萬變，皆是陰陽做出。人復萬變，皆是動靜做出。

河圖洛書出而天地之數著，而理亦寓於數中矣。

羲皇雖未畫卦，而天地自然之易已著。邵子所謂畫前之易也。

无極二字，雖出於太極圖說。然邵子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

邵子有功於易之象數，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易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三夫子

有功于易自孔子以來未之有也  
夫子本義是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游民夏末作及隱於異端者多則力本者少  
矣  
為政清其源而流自潔  
當悔者既不可追但不可再萌可悔之復耳  
聞政之善則喜如復卦之亨也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无亦不可常留在心  
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為所累而不  
能舒泰矣

有悔心有以補其過則无悔矣  
先天四圖邵子傳自希夷而易之象數復明  
聖人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觀孔子可  
見矣

易大傳說卦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  
伏羲則其陰陽之數以畫奇偶也又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  
伏羲因其自然之理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  
分為八也又曰知來者逆自乾至坤皆得未  
生之卦也又曰因而重之則於八卦之上加

倍為六十四也。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乃伏羲觀橫圖為圓圖，自震至乾為數往之順，自姤至坤為知來之逆也。此皆孔子發明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卦象次序方位。但先天圖隱而不傳之時，雖有大傳說卦之言，讀者莫知其說。及邵子得先天圖，然後以大傳說卦之言證之，一一相合。於是象數始大明，河圖洛書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與周子太極圖相合如此。

先天圖出於希夷，不知希夷又自何而傳。夫子始謂周子不繇師傅，默契道妙。及覆定周子夏狀，則張忠定言公夏有陰陽之說，疑其所傳之有端緒，與初不同。晝夜之一闔一闢者，易也。人之一寤一寐一動一靜亦然。所謂易者，無湏臾之間。

春秋西狩獲麟，先儒以感麟而作經者為是。蓋麟乃王者之瑞也。出得其時，斯為祥；出非其時，反是。當魯哀公之世，果何時邪？而麟乃

出其非祥明矣。聖人以是知世道之降而不  
可復，於是有感而作經，至獲麟而止。自是之  
後，則一事不可復書矣。若以文成致瑞引前  
聖之夏證之，恐有未合。况孔子世家書獲麟  
於先，作春秋於後，此又一證也。姑書所見，以  
俟來哲。

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  
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  
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  
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

已其行道之心乎？

造化人夏，皆自眇縣之端，以至於亢盛而不  
可遏。如坤之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必至於堅  
冰當曹魏之時，索頭鮮卑來貢質，亦猶一陰  
之微也。直至元魏跨有中原之盛，是以聖人  
修德為治，必謹乎微也。  
否極則泰，塞久必通。造化人夏，必然之理也。  
易九圖：河圖、洛書、天地自然之易也。先天四  
圖：伏羲之易也。後天二圖：文王之易也。卦變  
圖：孔子之易也。

一時之強弱，決不能奪萬世之是非名義。真  
有可畏。觀朱子綱目書法可見。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  
之夏也。  
聖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既自得其固有之  
理，與人何與。

讀書續錄卷之三

讀書續錄卷之四

太極涵萬象，體用一源也。萬象具太極，顯微  
無間也。

漢初文章，猶是論夏，所以至近。右司馬相如  
輩詞賦，專尚華藻，文體變矣。

漢文帝天資恭儉，非由學力。

中庸戒慎，恐懼慎獨，靜存動察，為仁之功也。  
正理所見，既明則邪說不能惑。

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此理，萬古不易。

天所賦為命，元亨利貞也。人所受為性，仁義

禮知也。天下古今萬理不出性命。程子曰：理无形也。放假象以顯義。乾六爻皆然。其餘卦爻皆然。奇陽之數，健陽之性，有數即有理，元不相離。偶陰亦然。動心忍性，則日新矣。隨處有天理，順天理，皆可樂也。大本大原，无所見淺矣。大本大原，直是不可得而形容。上天之載，无声无臭，至矣。

天何言哉，其理則至顯。卦畫只是陰陽，而其理无穷。陰陽中有理，理不外乎陰陽。精粗本末，无二致。觀太極圖可見矣。理氣物物皆然。理氣之外，无一物。惠迪吉，理也。希夷陳氏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

道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  
易止於是而不知有畫矣觀希夷之言如此  
則卦象者其易之本與  
易是氣道是理隨時變易以從道氣在是而  
理亦在是也  
如人之一動一靜易也動靜合理即從道也  
修辭以立誠一言必須實  
多記駁雜之夏妨正理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善幾之發見也  
天下古今只有一善而已人不為善何以為

人

妄念邪念身則意自誠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性一理也

在造化為善在人物為性繼之者善誠之源

也成之者性誠斯立耳

消息為虛大而天地之闔闢小而日時之始  
終皆一理也

自太極生一奇一偶加倍至六十四卦便是

易伏羲元无文字至文王繫彖系周公繫爻文

王周公之易也孔子十翼孔子之易也皆發



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理而已  
天地間陰陽是自然之易卦畫奇偶不過模  
寫陰陽之象而已故亦謂之易卦之奇偶法  
陰陽之奇偶而畫天地之易易書之易同一  
陰陽而已  
自一奇一偶漸次生滿六畫是聖人作易之  
本原後聖卦下繫之辭亦謂之易伏羲先天  
圖卦畫次序方位是易文王周公孔子之畫  
乃易之辭也  
陰陽滾滾不已造化人彘皆由此出造化司

新人彘亦日新

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六十有四即易也  
伏羲之卦因文王周公繫之辭故曰周公後  
天圖乃文王之圖彖爻之辭文王周公所繫  
故謂之周易  
遲速不尤人只歸之天

如先天圖陽交於陰陰交於陽天地定位山  
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  
交易之易朱子所謂交易為體也自坤而復  
以至於乾自乾而巽以至於坤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寒往暑來循環不已是變易之易朱  
子所謂變易為用也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  
此  
交易為體以定位而言變易為用以流行而  
言天地上下四方定位也晝夜寒暑往來流  
行也  
交易為體以定位而言天地上下四方是也  
變易為用以流行而言晝夜寒暑往來是也  
陰陽奇偶易書之易天地之易易書之易同  
一陰陽而已

交易為體以定位而言天地上下四方是也  
在圓圖上既乾坤坎離之定位變易為用以  
流行而言晝夜寒暑往來是也在圓圖上即  
卯酉子午之流行  
圓圖定位流行之易模寫天地間定位流行  
之易  
於穆不已於先天圖見之  
精是卦畫之理蘊是卦畫之辭就卦畫推出  
偏傍之理  
如乾健是卦德象天是卦象內外卦爻位是

卦體爻自外來是卦變

先天圖離卯為春乾午為夏坎酉為秋復子  
為冬坤為晦復為朔自坤之震月之始生初  
三日也至兌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月滿  
為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  
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三十日  
又為晦矣卯離晝而且酉坎夜而昏春夏秋  
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莫不見於此圖  
自復之息至乾而盈自巽之消至坤而虛復  
又息而至於乾而盈巽又消而至於坤而虛

消息盈虛皆氣之流行而理為之生也

消生於極盈之時息生於極虛之際以是見  
亂生於治治生於亂其幾微矣

如乾卦六陽爻而已就乾上有天之理四德  
之義六爻有六龍潛見惕躍飛元之義凡彖  
爻文言之辭皆發明卦爻之理而已餘卦皆  
然故朱子曰先天圖所該甚廣易中一字一  
義然不自其中流出者是也

易之辭皆自易之卦畫中出

學者舊習語言出於鄙俚者皆當絕去必使

一言无不正所謂脩辭之誠也

陽息而盈則陰消而虛陰息而盈則陽消而虛

天之外无人物人物之外无天

天地人物渾合无間一本故也

息而盈自无而有消而虛自有而无

易言脩辭立誠乃為學第一工夫

潛脩不求人知理當如此  
善即性也為善即所以盡性也為不善則失其性矣

性之一字无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之

孟子所謂左右逢其原者即此性也

性雖无物不有无時不然或心有不存即

不能體是性而與之相違矣故雖不可離而

存養省察之功不可間也

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情道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

此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

人

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者吾老猶體之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  
處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  
萬物分明為一體  
五行有質有氣有性有夏有味有色有聲天  
下萬物之理皆不出五行五行之氣循環无  
端陰陽无始  
知言則能知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錙銖不  
差  
莫大於理天下之言合乎理者為是不合乎

理者為非惟知言者能弁之  
兼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知言之至也  
灑洛關陶諸儒之書皆根據至理而切於人  
生日用之實  
文章止論古今得失夏體利害而不根於天  
命人心之正朱子所謂以文自立者也五行  
之質之氣之理渾合无間  
文中子心在天下為甚公但明德之功未至  
遽欲新民失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是  
也

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  
家必不能真尊孔氏矣

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如為聖人之學則不  
為異端之學苟无所不為則其學雜矣漢四  
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  
子  
為學當謹守聖人之道雖未至是亦聖人之  
徒也

孔子安仁即天地之心也  
天下古今學術之邪正義利之分而已

王者之心无私如天地人得而知之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  
以自欺也

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真天地之量  
也

不能動人惟責己之誠有未至

朱子曰氣至而生即乾元也是知坤元之氣  
即乾元之氣坤但順以承乾而已

乾元亨利貞而坤順承之天地一理也

乾元資始氣之始也坤元資生形之始也形

雖賦於地而氣實稟於天也

朱子釋坤之初六扶陽抑陰之肯微矣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夷狄從微以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而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也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易為性命之源理在氣中

天理民彝雖大無道之世不能殄滅如秦至無道猶有父子不得肉息之禁此天理民彝不能殄滅也

自孟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程子朱子雖已從祀孔子廟廡謂宜更立廟於其鄉世官其宗子以主祀夏略如孔子闕里之儀斯得崇德報功之意矣

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實萬世之大戒自三代以至後世守其戒則治違其戒則

亂見於載籍者可考也

五岳四瀆五鎮四海神號之正本於宋儒之  
議論

立言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朱子論杞輿之說今用之過前代遠矣

聖人為後世慮无所不至但人自不察耳見  
而知之者聞而知之者自堯舜至孟子其人  
可考周程朱子蓋亦神會心得聞而知之者  
萬物皆氣之凝聚而理亦賦焉

靜坐默存未發之中萬化皆從此出

自有靜時自有動時若當靜時心亦馳於外  
是不能立天下之本矣

立身常在禮義中斯不為清議所少

細思理義出於天至貴至重外物世之所有  
至賤至微當常保其至重至貴而不為賤而  
輕者所移庶幾近道矣

履之上九其旋元吉人之所履必周完而无  
欠缺斯應元吉之占故人履行不可不慎  
或謂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先儒誠敬之  
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



陰陽之變也。先儒論仁義之用起於此。然誠敬仁義之名書已言之矣。謂皆起於易恐未然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畢陳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

如坤之六三六五，皆陰麗於陽也。

如花木之類，其中流行者氣之陽也。其支幹花葉美而外見者陰也。此所謂陰麗於陽也。

與  
陰麗於陽乃形麗於氣也。

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中庸序以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此即精一執中也。中即天命之性也。天下之理豈有出於天命之性哉。

萬物不出中者，以性上不可加一物。如龜山所云也。

論老莊之失，程朱之言曲盡矣。

以世儒之論折衷於程朱之言，其是非一見而判然矣。

觀人之文章，即知其學術之邪正。孟子所謂

知言也

不知言而讀天下之書何以知其是非邪正哉

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

觀人與讀書惟知言可知其賢否是非

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

知言物格知至也如此而觀天下之是非

得失了然矣

惟不知言為異端惑為小人固為俗學眩知

言皆无此失矣

孔子述而不作學聖賢之道不述聖賢之言而自立新奇之說去道遠矣

老子莊子不述前聖之言自為新奇之說所以為異端也

濂洛關閩之書一日不可不讀周程張朱之

在人始有心之者在天則渾然是理理具於

人心乃可言心統性情

天理在造化繼之者善也至成之者性則天

理在人物矣

心統性情張子就人心說心體无窮故於性

情无不統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无為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聖人所處愈高則所見愈下矣

立言不在乎艱深奇古貴乎明理而已如程朱之言平易簡質而理自明矣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其言簡質如此則務為閎衍華藻者去道遠矣布帛菽粟之文民生日用之常一日不可缺

金膏水碧丹砂空青之文雖曰奇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亦何益於生人哉

慮夏周密處心泰然

孔子自得之樂深故視不義之富貴輕也聖人之心千變萬化一以貫之

孔顏之樂其全盡天理者與

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皆不出性分之外漢光武規模不及高祖者以好吏夏如馬援所論也

妄念生不誠之源也

左右逢其原隨處皆此理無窮盡無方體山川草木霜雪雨露之類皆造化之醴醕張子言之詳矣

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理與氣無間亦无息也

天下之理具於吾心性无不同也

雜博之學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理學淵源无窮

道學以五經四書為本專用心於史學者无自而入道

聞一君子進則喜好善之心自不能已也

宋景濂諸子弁列周程於其後非尊道學者也失倫次甚矣周程聖賢豈諸子之敢望乎或者諸立言當求先儒所未言者夫以孔子之大聖猶述而不作况後學不述古聖賢之言而欲創立已說乎

專心致志於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離此即雜矣

程子曰始此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盖有其人讀

易至此有合識之

師以文章為教弟子以文章為學何以入聖人之道

近思錄宜熟讀程子論未發之中處當參看朱子中庸或問其餘間有不同者亦當參考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明道曰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然則邪誕妖妄之說弥滿充塞自古如此矣

渾然一理至大而燦然條理至密

窮理盡性至命學貫天人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一氣也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氣無窮理亦無窮

岐伯論地曰大氣舉之則地有涯氣無涯矣雨水自天而降人不異者見之熟也况地下

之天獨不能為水而行於地中乎

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生生之氣無窮肉羶而穢聚至微之物亦有知覺性無不在

可見矣。

雲氣合而成雨，故雲散則雨止。地氣合而成水，地常凝聚，故水無窮。

孟子守得大綱定，遇復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

聖人之心寂然不動，隨感而應，所謂神也。見理熟則處復易。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為也。天也。順乎天則心自泰然矣。

性命之理具於心，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者，孰也。

順理則裕，四字用之不盡。

程子論漢唐雜伯雜夷，斷盡其失。

夏親奉祭未盡，孝為臣奉職未盡，敬宗族踈。

戚未盡，仁交友接人未盡，忠讀書行己未盡。

誠此吾自少至老，恒念有未盡也。

汲汲自脩不及，何暇責人不自脩而責人舍。

其田而耘人之田也。

程子論蠶之上九，高高其復有不同者，以人而言也。

易言貞吉守正未有不吉者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仁者之事即王者之事

道學治道不可歧而為二道學正所以推而為治道

孟子之後知王伯之分者董子

漢軍帝亦自言漢家本雜王伯為治

春秋時有五伯之名有楊朱異端之名皆衰世之衰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子曰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竊謂尊德性所以尊此理也道問學所以窮此理也致廣大所以極此理之大也盡精微所以盡此理之細也極高明所以極此理之明无不照道中庸所以行此无過不及平常之理溫故而知新者因溫煇此理而有知新之益敦厚以崇礼者敦篤乎此理而日謹其節文之詳故此五句尊問致盡極道溫故知新敦崇皆指吾所受於天之正理而言也

人之動靜語默寤寐皆易也

人與天地之理氣混然無間故天地為人之  
父母而人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復也  
天地為人之父母故人知天地變化之道則  
所行者能述父母之復矣通天地神明之德  
則所存者能繼父母之志矣  
人心所具之性即天地之理人身所稟之氣  
即天地之氣故能致其性之中則天地位致  
其氣之和則萬物育  
早作夜息无非順陰陽自然之理即所謂易

也

自思誠不如古人古人處大震懼不少動其  
心自思誠不如古人遠矣

勇者不惧誠亦難能

交易變易雖有體用之分其實體即所以為  
用而用不離體也

周子曰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  
則誠矣程子曰无妄之謂誠周程相傳之學  
可見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聖人繼天之極



太極渾然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物不有无  
時不然實未嘗分也但就萬物各有一太極  
而言則似乎有分然渾然者則未嘗不統也  
太極不可分者以理无不在也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  
要曰一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則靜虛動直  
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  
溥其廣矣乎蓋一即无極之真靜虛陰動直  
陽即兩儀明木通火公金溥水即四象朱子  
謂學者能深斲而力行之則有以知无極之

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  
自别无用力處矣

无極之真是性之全體靜虛為陰无極之真  
在陰中動直為陽无極之真在陽中明木通  
火公金溥水无極之真在五行中即圖之太  
極陰陽五行也靜虛陰也而曰明通木火根  
於陰也動直陽也而曰公溥金水根於陽也  
即圖之木火根於陰水金根於陽之理  
人之息呼根於吸吸根於呼亦陰陽相根之  
理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

周子曰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朱子言即周子之放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復學者當熟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愚按朱子之言引而不發竊意天地間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莫過於天命之性能深知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无一毫私欲之雜撓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樂可知矣妄意如

此書之以俟來哲

周子顏子章不言貴富為何復其下師友章言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道德即天命之性也恐孔顏之樂亦不過全天命之性而已

不責人即心无疑冰焦火之累

孟子論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卦畫陽奇而陰偶天地鬼神之理豈有出於陰陽之外哉

浩然之氣即乾元坤元之氣人資以為始焉

生者也。朱子曰：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人得以生者，其斯之謂與。

孔子微服過宋，其自處雖裕，慮及則密，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无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无所不在，又可見矣。然太極既无不在，果不可分也。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正中正仁義性也，性即人極也。萬物之生，同一太極，此不可分也。因物物各具一太極，若有分

耳。雖若有分，而統體之太極，實未嘗分也。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謂已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人自得者深，則不慕乎外矣。

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為法。

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專用心於內，則有進或出，或入則有間矣。旅葵之書，萬世當法。

有本則應之無窮

老子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因應之謂也

聖人天理爛熟自无不樂

朱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是所謂太極也。是則太極即性明矣。太極在陰中其體立。太極在陽中其用行。太極陰陽而无不在。果不可分也。

天地間理无縫隙實不可分

天之生物一本故理无不同

就萬物萬物上求實理格物致知之要也。天

地生物之心无也人得之為仁

程子曰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要不但讀

易實讀書之要法也

神妙萬物之體神妙萬物之用即太極也。統

一氣而有動靜故曰陰陽

輕清之陽雖升而為天重濁之陰雖降而為

地。統一氣之升降耳

上下四方曰宇以充塞无窮而言。往古來今

曰宙以流行不息而言

天地只一動一靜而理為之主。萬化皆由是

出萬物皆由是生

乾元坤元萬化之源也

堯之克明峻德實萬世君天下之本

也天地之塞天地之帥人物得之以為形性者

萬物一本舉目可見

安於義命即泰然矣

一性散為萬善萬善原於一性一本一本萬

殊萬殊一本也人有萬善纖毫動作不可輕也

克勤小物者以善无不在

程子取柳宗元封建論其必有說矣

賈誼疏中教太子法宜為後世法

柳子守原議有關於世道

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為人臣

者但論政更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

子之論也

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

其一二信乎用言之難也

王安石作新法以功利蠱君心害天下斲喪

有宋之元氣奸邪迭踵其跡持紹述之說以  
媒進至於板蕩而後已此天下後世之所共  
知劉將孫猶謂朱子未必主元祐右君貴子  
不知其為何說也  
王道備於大學之書

孔子曰居上不寬大抵居上以寬為本太狹  
則難為其下矣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以有一物必  
有一理而言謂之則以秉執此常理以言謂

之秉彝以是理之美得於心而言謂之懿則  
也彝也德也皆理也理即道也故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

周子言勢之輕重朱子以秦漢之夏明之其  
意深矣

萬物皆自天地之塞之帥來所謂一理也至  
散而為萬物則分殊矣

夏以義為者則夏无不正以利為者夏雖正  
猶未免出於利心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之不獲其所  
聖人之心為之戚然不寧

聖人惟言求仁仁則萬復出於正不仁則萬  
復出於不正

司馬遷論儒博而寡要第彼自不識其要耳  
要者何天命之性是也

歷代史學議論之早不知王道為何物至宋  
道學君子王道始明

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孟子言人无四端非人也人无四端則靡所

不為而入於禽獸矣

四端雖並說然必有惻隱之心斯有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此仁所以統四德也

前代史載異端駁雜恠誕之說不足以立教  
道足以惑人

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

讀書續錄卷之四

讀書續錄卷之五

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无受之者遂不以語人至朱子既即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即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即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朱子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此易之在卦畫者又曰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此易之在造化者然易之在卦畫者實由易之在造化者出也

易雖有交易之體交易之用然用不在體之外  
人君之德惟明為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

邪止別白處已處人萬夏皆得其當矣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而力行之愚屢言及此而不厭其煩者亦欲深省而實踐之也

書雖不及史之詳然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已具後世人主能力求其要而法其治何三代之不可復

書之精一執中治天下之要用賢才脩政夏之類皆其法也

經書中有字同而義異者如易泰卦泰乃亨

秦之義論語君子泰而不驕泰乃舒泰之義  
木學驕泰以失之泰後肆之義又如書言有  
忍乃濟忍乃容忍之義論語言忍乃忍於為  
惡之義孟子言不忍人之心乃仁心發見之  
義經書字如此類者字同而義異讀者當各  
即其義而觀之不可以字泥也  
孔子曰多乎哉不多也世儒以該博為能而  
不察其理之有无者去道遠矣  
有一毫私欲之間雜即非仁矣  
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吏可知

矣  
周子誠上章誠善道性元亨利貞命皆太極  
也  
程子言國祚之祈天永命周過其曆即其效  
也  
三王皆以仁立國所謂王道也  
漢唐雖雜伯雜夷尚能假仁義而行故國祚  
自三代以下最為長遠秦隋南北朝五代皆  
以不仁立國故其祚如彼之促斯可以為萬  
世鑑矣

至大者善也。人胡不為善。

正己者乃能正人。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也。作史者不可以強弱成敗論人。只當斷以大義。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賢其賢否。其否天下所以治。賢其否否其賢天下所以不治。

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仁而已。聖人之道。蔽昧不明者。千五六百年。至周程張朱而始明。

書稱堯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曰明曰文曰恭。二帝皆同德也。道流行於天地間。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未嘗有間斷。但道之託於人者。有絕有續耳。

道體於穆而不已。道統有絕有續。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不由則道之在人者亡矣。而道之在天者。則未嘗亡也。行止久速。皆有理要。順理處之可也。行止久速。由乎天。故不可尤人。

中字專言則包四德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也偏言則止為禮之一德定之以中正仁義是

靜存動察學易之要也

動靜語默應事接物求合乎理即學易也易者陰陽也其理則道也道即天命之流行也朱子所謂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是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相得謂一與二相得二與四相得五與六相得七與八相得九與十

相得有合謂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朱子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為次第并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為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間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畫河圖之數

河圖洛書之奇偶不過一陰一陽耳朱子言之備矣

洛書一五行即河圖之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五行也

河圖之數十。太陽之位一。得數九成十。少陰之位二。得數八成十。少陽之位三。得數七成十。太陰之位四。得數六成十。更无大小。皆當致謹。常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義利无並立之理。尚義者必不尚利。尚利者必不尚義。惟君子為能尚義而去利也。孳孳為義者君子也。孳孳為利者小人也。聖賢言之詳矣。

尚義則天下治。三代盛時是也。尚利則天下亂。戰國末世是也。

行王道則黜伯功。行伯道則棄王道。後世有王伯並用之說。非矣。

王道天理也。伯功人欲也。天理人欲。未有並立者也。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曲盡復理。自古以來。黷貨厚積。以取顛覆者多矣。而猶不知戒。何邪。

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專之可乎。

孟子深弁王伯之誠偽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

千古聖賢之學惟欲人存天理遏人欲而已天道可畏聖帝明王夏天如夏父母父母有怒人子恐懼不寧思有以消其怒聖帝明王之夏天也亦然

春秋書災異不言夏應而夏應具存未有言於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倣春秋之意

夏天當自一念之微純乎天理次而一身一

家皆出於至正則夏天而天心悅矣

古語云夏天以實不以文存其心養其性夏天之實也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

故賞當過於厚而刑不過於濫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物物一大極也

性命之理於一草一木見之於天地萬物皆見之

周子論樂至矣

邵子詩云不讀人間非聖書昆不正之書皆

不可讀

陰陽消息盛衰屈伸即易也順之則吉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學易深體此理

朱子曰看來人處大運中无一時閑吉凶悔  
文一息不曾停如大輪一般一恁袞將去聖  
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  
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愚按朱子  
此言此論乾卦潛見惕躍飛元之復學易者當  
知此意

大有之過惡揚善朱子謂非特用人反之於

身亦莫不皆然如去人欲存天理即過惡揚  
善也

日中則是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如  
東漢諸君子欲以力扶當時之衰亂是不知  
此義也

陰陽在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  
其義自古治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朱子曰太極中本无一物天地生物不言所  
利故聖人之於功業雖有若元分定也  
制將智謀為本不然雖驍勇一夫之敵也

易曰師貞丈人吉所謂丈人必能以智謀為本矣  
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書特塵編耳  
書能神而明之則活潑潑地  
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方今萬夏萬物之理能因書以知理則理有實用不然書自書理自理何以有實用哉

偶持一卷中庸書因思此書滿天下能因中庸之書實得中庸之理者幾何人哉燈下記

此以上四條

易之初卦畫而已今經傳本義之外諸儒之說遂至數十卷何其文之多也

支流多則迷本源雜說多則亂本旨今五經四書傳註之外增錄後儒之說日益多學者至白首不能遍讀吾恐本源本旨迷而亂也宋末之文弊如周末許魯齊嘗言之矣士農工商之業為之必有實效異端誦妖誕之空言以激不可必之福正如捕風繫影舉前古為之何其惑之甚邪



六十四卦其辭至於无穷

為善誠實則天報之以福豈有為不善之人誦異端之誕言而福可求耶

陰陽迭為消長自復至乾陽長陰消自姤至坤陽消陰長然陽之長雖至復始成一陽而坤之初爻陽已萌矣陰之長雖至姤始成一陰而乾之初爻陰已萌矣聖人於陽之復則喜見於辭於陰之姤則不言扶陽抑陰之義也

剝盡為純坤剝于上而陽已萌於下爻盡則

為純乾夫於上而陰已萌於初此陽无間容息陰亦无間容息故程子曰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知卦畫即易知交易變易之易知陰陽迭為消長

陰陽无頓絕之理至陰之中陽已生純坤初爻有陽是也至陽之中陰已生純乾初爻有陰是也

姤次夫纔夫去陰為乾而陰又生邵子所謂亂生於治也

程子曰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也專言仁則義禮智皆在矣程子曰理性命一也堯舜之朝曰僉者衆共之辭其舉人皆於公朝也此意行公道行矣乾健坤順之類易神明之德仁義禮智信人神明之德既往之非不可追將來之非不可作此吾之自省也

欲寡其過而未能之意時時不可忘此實脩己之要也

蘧伯玉之使以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之言對孔子之問不惟能知伯玉之心其能自知也審矣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脩誠可為後世法

孔子晚年喜易猶曰假我數年以學子易可以无太過况常人之於易可不知所勉乎鬼神體物而不可遺无物无陰陽

程子曰離陰陽更无道竊謂離物亦无道  
富有之謂大業理氣充塞无涯日新之謂盛  
德理氣流不行息  
富有雖曰大无外日新雖曰久无窮其實均  
一理氣耳  
道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萬古常如此  
道不離人人懵然无知覺者氣質拘之物欲  
蔽之也  
人之善端亦特有發見者但私欲盛隨復汨  
之耳

朱子曰董遇云讀書千遍其義可見又曰思  
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  
思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  
書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時也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以是見龜山  
之識極高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  
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說者聖人之本物之終  
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  
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

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是則太極也。天命也。道也。誠也。善也。性也。一理也。天下之理。再无加於性分之外者。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荀楊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

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諸弟子言仁義孝弟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化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命之妙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

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讀論語者。須要見何者是聖人之為。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人。以仁與聖。誨人不倦處。

問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一太極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處處皆見。不可謂月分也。又問。理性命章如何。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以朱子之言觀之。

太極渾然一理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人物雖各得一理似乎分矣合而言之又渾是一理實未嘗分也正如天地間總是一月光萬川雖各得一月光又總是一月光也太極不可分於是可見矣

大學傳言聖人之止雖有仁敬孝慈信之分其實皆以敬為主故曰无不敬而安所止也為善之心當念念不忘不可有須臾之間也人心能止則篤實輝光故易於大畜言之周子言幾字亦自易知幾其神乎之語來天

體无窮程子言之備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一刻一時一晝一夜一月一歲積累至千萬歲无非一陰一陽之謂道循環而无窮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盖命即元亨利貞之命道之謂也善最大以性无不在也

天理本善故人性无不善故程子曰性即理也

或在陽或在陰故神无方或為陽或為陰故易无體神不離乎陰陽亦未嘗倚於陰陽也

四皓定惠帝之位。先儒多稱留侯之謀。而朱子綱目不大書其長。惟附註於高帝還宮之下。必有深意。楚辭鴻鵠歌有朱子集註議論。當以為正。

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幾幾之先者。如夏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言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智識。

朱子曰。易若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懸空看也。无甚意思。本義多是靠定象看。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

進學之本。惟在忠信。聖賢言之詳矣。

孔子視其所以。一章亦可反觀已之為善。為惡。所由所安之實。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德明於己。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己之明德各造其極。格物致知。窮盡此明德之理也。誠意者。實其明德於心之所發也。正心脩身。全此明德於身心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明德明於家國天下也。

元亨利貞之命。克塞天地。流行古今。无一毫。

之空隙无一息之間斷即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也  
五行之外无陰陽陰陽之外无太極太極之  
外无性與天道精粗本末渾然一致也  
仁義禮智天理也樂天即循天理而樂也  
識太極則識聖人矣  
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无介於威  
儀盛德之至也  
易不出乎陰陽之理故太極圖可以包之元  
始統天仁道統人

朱子曰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  
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是則道即不測之神  
與  
堯之命官歷象授時以潤月定四時之類皆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與  
晝動夜靜而太極不離乎動靜故曰太極本  
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天位乎上為陽  
地位乎下為陰而太極不離乎陰陽故曰陰  
陽形而下之器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太極說不過中庸之理耳。通書曰：誠者，聖人  
之本。誠，太極也。即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也。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中  
庸天命之本然也。其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誠斯立焉，即中庸天命流行賦於人物之性  
也。其曰：誠者，五常之本，又即未發之中也。其  
曰：動而和，曰道，即和之達道也。

周子元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  
西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  
仁之體，專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

无不包矣。

太極圖言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西銘言  
乾坤為萬物之父母，則一理二氣五行化生  
萬物在其中矣。

惇五典，庸五禮，彰五服，用五刑，治天下之大  
本大法，不出於是。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  
聖人千言萬語，雖有精粗本末不同，皆說從  
性上來。學者當默識而旁通之。  
天人之理，性命而已。



學只學天理人倫

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為仁

顯也。用也。即道之貴也。微也。體也。即道之隱

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語人也。

太極圖說朱子解知者鮮矣

天地萬物各有自然之條理。人之處之。惟順其條理而行。斯無難處之憂矣。致知格物。是於事物求至極之理。

理不外憂。惟於憂上求其理。理既明。即以此理處此憂。斯得其當矣。

中庸或問曰。格物之功。正在即憂即物而各求其理。

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仁義禮智是也。神明之德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中庸序曰。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所謂要領。天命之性也。一書之理不外是。

論語雖不明言性善。凡言仁義孝弟道德天

命之類无非性善也

人之寂然不動時陰也而理具焉感而遂通時陽也而理亦具焉或陰或陽而理无不在此在人陰陽不測之神也

論語凡告門弟子問仁一貫求仁得仁禮義善性之類皆天理也天理即性善也

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无非命之理雖罕言仁而所言者无非仁之道蓋命即元亨利貞賦於人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動豈有出於性命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

也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為學之切要也

關雎之詩即中和之理

動以天天即仁義禮知之天理也

論語言仁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並

言仁義一理也

動靜元端陰陽无始於貞元之間見之

一以貫之只是性情

聖人教人百行萬善性以貫之

豁然貫通者性而已

日省已過之不暇何暇責人之過

恕字用之不盡

道無聲臭取之不竭用之無窮

朱子太極西銘解至矣盡矣

貞元動靜人心動靜一也

朱子言顏子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條理即性

情之條理大本達道也

性命之理散見於聖賢之書天地之間反之

吾心至精至密之地而不可見也

始終條理性命體用是也

聖人答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至

一也

造化无一息之間人之存心亦當无一息之

間

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閑夏

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閑夏孰誠能

移在閑夏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

天理熟矣

孟子言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譬之飲食熟則消融而有益。生則非徒无益。又將有害。要此為仁貴乎熟也。

程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不能存。更做甚人。蓋天理即仁義禮知也。四者一有失。要則非人矣。

思萬端外。皆无益。惟思天理。則日進高明。誠為中庸之樞紐。即此性之實也。非性之外。別有一物為誠。博學詳說。反說到至約之處。則无聲无臭矣。

道心即仁義禮知之心性具也。

盡性者聖人。復性者賢人。至於聖人。聖人相傳之道。不過於此。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右聖人之道。四書之理。湮晦千五百年。至程生始明。知至處。即性之一源。性者萬物之一源。无方所。无形象。費隱即達道大本。

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正聖不自聖者如此

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小學以夏教人理在其中精粗本末无二致也

踐履盡小學之夏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亦不外是

天地萬物晝夜寒暑盈滿消流行古今皆

易也

易曰知崇礼卑知崇如博文礼卑如約礼日夜省察身心思慮動作之過惡改之體認身心性情固有之天理存之改過存善晝夜循環用功庶幾惡去而善存

讀西銘筆錄

朱子解西銘天地之帥吾其性曰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蓋乾坤之健順即元亨利貞之德賦於人物為仁義礼智之性也人物皆同此性

民曰同胞以能推明乎此性也物吾與也以不能推明乎此性也大君宗子大臣家相高年長長孤弱幼幼聖人賢者以至兄弟无告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同此性也惟聖人能全其性與天地合德也賢者能不失其性而秀出於等夷也于時保之保此性也樂且不憂樂天即樂此性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皆逆此性哉此性捨惡而淪滅此性者也踐形惟肖者能克形色之性而克肖乎乾坤父母者也知化善述其真者知

陰陽變化之道而所行者皆天地之真即此性見於日用之間者也窮神善繼其志者通天地无亨利貞神明之德而所存者皆天地之心即此性蘊於寂然不動者也不愧屋漏為无忝存此性於幽隱之中无忝於乾坤父母也存心養性為匪懈存其心養其性不怠於夏天者也過人欲而惡旨酒又所以顧天之養而存此性也育英才而永錫類乃所以廣萬物之一原而推此性也不弛勞而盡底豫之恭非存此性以夏天乎无所逃而

待烹非盡此性以順天乎體其受而全歸者  
全歸乎此性而已順乎天而惟命是從者不  
拂乎此性而已或富貴而厚吾身吾惟盡其  
性而不敢驕或貧賤而玉吾成吾惟順其性  
而不敢怨以至存則存吾性以夏天沒則全  
吾性以樂天此性之一字皆自天地之帥吾  
其性之性來西銘始終之意因夏親之誠以  
明夏天之道而夏天之道惟在乎養性而已  
先儒以理一分殊明此篇之大旨然理一所  
以為仁分殊所以為義舉仁義而言則性之

全體在其中矣竊以性之一字貫之如此未  
知是否以俟正於後之君子薛瑄識  
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  
矣

程子曰西銘乃原道之宗祖蓋原道但言率  
性之道西銘言道所從出即天命之性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仁也於親曰親  
於民曰仁於物曰愛仁之施各得其宜者義  
也此仁之理一貫乎分殊之中義之分殊不  
在理一之外也

學道相傳非有物以相授也蓋性者萬物之  
一原而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即所謂道也但  
先覺能明是道行是道則道得其傳无其人  
則道失其傳矣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可見  
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朱子本義卜筮外亦多本程傳

至誠无息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在聖人則  
純亦不已

舉目見天地萬物之理皆活潑潑地何止感

飛魚躍理者何即天命之性是也所謂洞見  
道體者恐不過如此

一性貫乎中庸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至矣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天地位  
萬物育之意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无非盡已盡人之性各  
造其極

物理之極處即性之一原也天下之物皆造  
乎極處則吾心所知无不至矣

程子曰沿流而求源流者傳之辭也源者易



之理也。因辭以求理，所謂沿流而求源也。  
長沮桀溺之後，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  
蓋天下有道則見，无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  
義。若聖人則无不可為之時，不當以賢者例  
之也。

惟聖人之言中正，无過賢者之言，或有過者，  
守文周多，行周禮，然无其本，焉得有周禮之  
治。  
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觀知至  
連意誠說，則致知格物先於身心性情上用。

功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  
本於此，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吳陸遜有先禮後刑之言，亦可謂識治體矣。  
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元大而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仁，則仁  
道之大可知。  
仁從乾元大本大源中流出，所以為衆善之  
長。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知行皆實也

讀書續錄卷之五

